

凝望大沽口

陈丽伟

透过林立的楼群缝隙，能看见自由曼舞的白鸥追逐着海面上的游船在浪花里穿梭。屹立六百多年的潮音寺，琉璃飞檐与红墙绿瓦间闪烁着祥和的光彩。能看见高大壮观的海河大桥彩虹般衔接起沿海高速，桥面上车流滚滚，南来北往川流不息。能看见天津港里岸桥林立，来自世界各地的五颜六色的集装箱繁忙装卸，码头上巨大的存储罐排列整齐。隐约间，似乎还能看见更远处停泊在蔚蓝海面等待靠港的巨轮……

工作间隙，我常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默默凝望远方。目光所向，就是大沽口。

“九河下梢天津卫，七十二沽帆影远。”大沽，是天津七十二沽之一。大沽口，就是华北地区最大水系海河的人海口，堪称京津门户、海陆咽喉。

凝望大沽口，即便是晴空万里，脑海也总会生出“风云激荡”这四个字。

“南有虎门，北有大沽”，此刻，大沽口炮台就在我的目光所及之处。明永乐二年（1404年）天津筑城设卫，大沽口也成为海防要地，几经整修扩建，终成规模。大沽口炮台记载着旧中国被列强入侵的屈辱历史，更记载着中华儿女抗敌御辱、浴血奋战的丰功。第二次大沽口保卫战中，众多爱国将士壮烈殉

世间所有的公路，都是人修出来的。连接起点和终点，连通家和远方。

前几天，我跟几位朋友一起乘车，行进在一条乡间公路上。印象里，乡间公路总是比较狭窄，两车交会时，须一方找路边有余地的地方停下，等对方小心翼翼擦身而过。这次我们走的那条路则不同，中间红黄蓝三色线条构成一道彩虹，隔开来往车辆。“彩虹公路”好似一根巨大的藤蔓，在皖中地区的村庄和田野间蜿蜒伸展。

我们在双顶山脚下停车。前不久，一场连绵的春雨持续了五六天，似在给土地注入充分的营养。早上雨停，天空布满灰白相间的云，草木叶尖上还挂着水珠。我们脚下的那条公路，路面尤为光洁鲜亮，中间三条彩色线条格外鲜艳醒目。

山口路边一块木板牌告诉人们，这条进山公路一路上有“九曲十八弯”的美妙景观。其实，何止九曲十八弯。车子在爬坡时发出低沉的吼叫，吼过一阵之后便有机会稍微喘口气，原地调头般局促转向，随即车子继续低吼。好几次，车子吼声暂停，我以为到山顶了。抬头望去，路仍是越来越高。

好在盘山公路两边处处都是风景。车子每走一步，我都感受到新的视觉刺激，一路上不断产生愉悦感。据说一到周末，盘山公路上的车子都是川流不息。这段公路全长不过一百二十公里，按说两小时就可轻松走完，但大家情愿让车速慢下来，享受山间的视觉盛宴。

烧麦烧麦，这个名字看着就自带香味。新收的麦子磨面，做的烧麦最好吃。那些年和父母生活在乡村，每当新麦成熟，都要做一次烧麦，仿佛是在检验麦子的好与坏，也算是新一年耕种的头喜。六月的麦子，每一粒都是年轻的面孔，饱满又泛着热情的光。一垛垛码在车上，丰盈又快乐，是农家富足的底气。

从前，新打的麦粒都是在石碾子上一点点碾成白面的，村子里到处飘散新麦的香气。这时节，土豆刚崭露头角，还没长起来，豆角也还没上架。只有绿油油的小葱、小白菜和红皮儿水嫩的水萝卜。这些来自土地的新鲜东西，怎样组合都恰自然。拔几棵小白菜，焯水切末；切好的水萝卜碎，堆在案上像白玉山；上一年秋天储在地下的胡萝卜挖出来，洗掉泥土，还脆生生地泛着光，切一点碎末，加点翠绿的小葱。有肉放肉，大多数时候没有肉，但鸡蛋总是有的。锅里放豆油，打碎的鸡蛋往里一

国，直隶提督史荣椿、大沽协副将龙汝元亦在其中。他们的名字记录在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的墙上，刻在参观者的记忆中，也刻在一个民族的不屈意志里。

凝望大沽口，历史的烟云之下，能望见洋务运动的历史遗存，这就是北洋水师大沽船坞、水线渡口以及塘沽南站。大沽船坞是1880年根据北洋水师需要而修建，已有一百四十余年的历史，是中国最早一批成立的近代船舶修造厂之一。水线渡口则是中国大陆最早的军用电缆穿越海河之处。这条电缆线对中国电报技术的普及推广起到了示范作用。1888年，中国自建的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——唐胥铁路延伸到大沽站，就是现在的塘沽南站。同年铁路又通到天津，让天津成为中国率先使用标准轨距铁路的大城市。

塘沽南站在此处默默矗立，守望着一百年的历史风云。它经历过洋务运动的兴衰，也目睹了新中国的日新月异。2004年10月，塘沽南站彻底结束了客运业务，但从这里通往市区天津站的“塘沽短儿”列车，依然让不少当地居民怀念。塘沽南站距离我的工作单位不远，午饭后我常和同事于此散步。陈旧的站房门窗油漆斑驳，寂静

无人的站台芳草萋萋，铁锈斑斑的轨道依然向远方延伸。清风吹来，草木摇曳，仿佛依然在等待行人远归，令人无限怀思。

凝望大沽口，在更远处能望见历史悠久的老天津碱厂和老老沽化工厂。这两大化工企业，见证着中国化工产业的发展。老天津碱厂的前身，是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创办的永利碱厂，创办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，生产的“红三角”牌纯碱更是在近百年前就驰名海外。

当然，目光覆盖最多的还是天津港。港因城建，城因港兴。清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，天津港对外开放，成为通商口岸。之后近百年的动荡岁月中，天津港数度遭到破坏，疮痍满目，生机不再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天津港经过建设，于1952年重新开港，许多天津人习惯称之为“新港”。1956年创刊的天津文学杂志《新港》，就以此为名，可见新港与天津这座城市的血脉之亲。几十年来，天津港几经疏浚修缮扩建提升，作为京津冀的海上门户，新时代成为高质量共建“一带一路”重要节点。

历史的烽烟渐行渐远，崭新的时代风貌日新月异。天津港的智慧码头，五彩斑斓的岸桥森林里，已看不见以往繁忙的工人，只有全自动设备有条不紊地

此前，尚没有这条公路的时候，来此处徒步的“背包客”已是络绎不绝。他们从头到脚“全副武装”，手拄木杖徒步登山，硬生生在山间荆棘丛里踏出一条路来。比“背包客”更早登山的是当地老一辈的村民。附近村民上山，多是冲着草木去的。脚穿草鞋的村民，上山的时候，肩扛一根扁担两条麻绳，腰缠一把砍刀。下山的时候，村民连同他肩上的担子，就是一个倒立的“山”字——中间那一竖是挑担子的人；底部的一横是肩上的扁担；“山”字两边的两竖，则是从山上砍回的草木柴火。后来村民锅灶上不再烧草木，山上自枯自荣的草木便一年比一年茂盛。

山上的风景越来越美，也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诗和远方。难怪“背包客”不远千里赶过来，在草木间攀援而上，不到山顶不罢休。

我们从云雾之下出发，目标是云遮雾罩的山顶。说来也怪，车在山间来回盘旋，步步逼近高处的云雾，云雾却连连后退，始终与人保持一段距离。待我们登上山顶时，云已开，雾已散。据说，站在山顶，晴朗的日子可以望见远处的长江。而雨后的长江躲进云雾里不露真容，我们只能想象它在山那边逶迤飘忽。

到达山顶后，稍作休息，我们的车子没有原路返回，而是顺着这条公路在山的背面再次拐过“九曲十八弯”，下到山脚。回望山顶，它又没入云雾之中。扭头时，偶然见到山脚路边立着一块木牌，上写一句话：告别弯弯曲曲，从此一路坦途。曲折过后，美好的祝福竟如此真切。

倒，又黄又亮的大泡泡鼓起来，香味一下扑进鼻子，口水就忍不住了。鸡蛋用木铲子切碎，加上花椒面、盐等调味料和切好的蔬菜，搅拌均匀。

新麦面用开水烫一半，用凉水和一

烧麦

陈柏清

半，揉在一起，面团在手底下推一推擀起来，一片片“荷叶”就在擀面杖底下长出来了。往面皮上放一小勺拌好的馅，面皮往起一捏一提，一个烧麦就成形了。我的祖母烧麦包得最好了，动作娴熟，一捏一放之间就像变魔术一样。每当这时，我敢不声不响地坐在小板凳上看半天。祖母跟母亲说：“也

不知这孩子看什么呢？”母亲说：“等着吃烧麦呗！”“烧麦又跑不了！”祖母打趣我。其实我不是看烧麦，我是看祖母，欣赏那行云流水的动作。烧麦好蒸，十几分钟就行。揭开锅盖时，香味

不必说了，就看那一锅剔透的“玉石榴”隐现碧绿橙红的馅，就已经令人垂涎欲滴了。

后来我还吃过糯米馅的烧麦，也很好吃。当然条件好了以后，肉馅的、香菇的、梅干菜的、木耳的，还有青豌豆的，五花八门的烧麦，各有各的味道。初闻有种菊花烧麦，蒸出来的烧麦个个

装卸集装箱，无人驾驶的车辆精准穿梭。而眼前的滨海新区也早已是沧海桑田。航空产业、航天产业、超算中心等，在这片热土扎根成长。滨海新区于2009年正式设立，下辖多个开发区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，还要数1984年成立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。四十年来，这里从盐碱荒滩到外企云集、高楼林立、绿地如茵，已褪尽苍凉，成为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。

堵车，颇让人烦心。但对于居住在开发区的我，遇到上下班高峰反而有一丝欣慰。三十年前我刚到这里工作时，马路上人车稀少，连红绿灯都不用，何谈堵车。蓦然回首，三十年青春逝去，眼看着脚下的荒滩一天天绿起来，高楼大厦一座座立起来，从荒无人烟变成美丽家园，心中总是油然而生喜悦。

凝望大沽口，总让人感慨万千。大沽口，见证着历史烽烟，见证着新中国的前行步伐，见证着改革开放的沧桑巨变，正见证新时代的美好和未来。



《中国画《西冷远眺》,作者黄宾虹,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头顶一朵菊花，还以为是真菊花，后来才知道是蛋黄刻的。那阵仗很好看，金菊逼真，还带着蛋黄的香，夹一个人口，米粒筋道，咸香浓郁。这就使烧麦带点文化的气息了。一直觉得烧麦的长相有种草率的可爱，头上的褶乱蓬蓬的。不过邂逅了菊花烧麦，对于烧麦简单随意的印象总算是被打破了。

我对烧麦是有些偏爱的。每次听人夸赞包子，我都想，你们吃过新麦面的烧麦吗？每年新麦成熟时，我都特意跑回老家，吃一顿小白菜萝卜胡萝卜鸡蛋馅的烧麦。现在烧麦的丰富多彩，我猜是首创烧麦的人想象不到的吧！



夜幕刚刚升起，“嘭”“嘭”的声响把人们的目光引向遥远的天际。只见青黛色山峦前，一朵朵烟花升腾着，绽放着，在夜空中显得格外美丽。

那朵洋红色的绣球花，由小及大，星星点点，迅速盛开，直至散成一朵球状的满天星，艳丽而炫目。不待它完全消失，一颗颗银色的小星星闪出来，亮晶晶地眨着眼睛。紧接着，一束束狗尾草似的铅白色烟花，散作一条条、一根根、一线线，柔软，蓬松，从火红的花蕊里向外喷射。“嘭”“嘭”“嘭”，三朵大牡丹急不可耐，一齐登场，橘色光束层层涌动，有如花瓣徐徐展开。更多的烟花升起，弹跳，喷涌，以天幕为纸，描绘出蜜蜂采花、孔雀开屏、菊花吐蕊等景象。那一刻，万紫千红，如烟似梦，在天地间尽情挥洒。

这，是我与朋友们晚上锻炼时常常遇见的景致。如此情境，在我们所在的小城——“烟花之乡”湖南浏阳，几乎天天上演。位于浏阳河路与锦程大道交会处的天空剧院，平时有烟花公司在水上试放产品，周末有市里组织的焰火晚会，重要的节庆日更是烟花云集，还举办过十余届国际花炮文化节，迎来不计其数的中外宾客。今年跨年夜，我的同学远道而来，就为一睹浏阳烟花表演。没想到观看现场人山人海，她愣是凌晨两点才突出“重围”。

浏阳的花炮产业，在当地人称“南乡”的地区较为多见。而在我们家“西乡”那边，就相对少见了。我第一次接触烟花还是小学三年级。那天在彩印厂工作的伯母带回一袋烟花，还没燃放，消息便不胫而走。我们小孩子更是翘首盼望，催着母亲早点做晚饭。总算夜幕降临，堂哥小心翼翼地拿出烟花，一个个摆在泥地坪里，用一根根香点燃了引线。烟花顿时嘶嘶作响，火花飞溅，旋转着飞升起来，吓得我们赶紧后退，又咯咯直笑。有的烟花点燃之后像是一棵火树，枝枝叶叶，噼里啪啦，彩光闪闪。另一款让我印象深刻的要数“降落伞”：随着烟花升空、炸响，一团团暗影飞散开来，在天空飘飘荡荡。电筒光束追过去一看，原来是一把把小降落伞，在天空优哉游哉，仿佛在打量落脚之地，是池塘、竹林，还是稻田呢？

那一刻，我隐约觉得，烟花不是水果蔬菜类的生活必需品，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，吸引着人们去追寻。

长大后，外出求学，回归故乡，定居浏阳，我对烟花有了更多的了解。我经常站在窗前欣赏远处的烟花，遥想那位生于唐朝的李暉是如何将硝装进小竹筒，点燃引线，硝药炸响，驱散山岚瘴

老家的粽箬林

毛长明

包粽子的那层粽叶，老人家习惯叫粽箬。每年端午前，父亲就会到房前屋边去拔些粽箬来。

粽箬为什么说拔？不妨仔细瞧瞧那片嫩绿粽箬的形状：宽大的叶子从细长的枝条上生长出来，颇有些分叉。叶子根部有一个细小的枝节，一头连接、支撑叶子，另一头连接细长的茎，其特性就是松脆易断，好像生来就是方便或等待人们采摘的。拔粽箬时，只需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枝节处，然后往上轻轻一折，只听“啾”的一声，一张粽箬就稳稳地落在手心里了——你看，拔粽箬就这么简单。

在老家，粽箬虽不是什么稀罕物，但一般也要去集市上买。我家却从不为粽箬操心，因为老家房前屋边早年就种了粽箬，一株株粽箬早已成片成林。父亲曾颇为自豪地告诉我，这片粽箬林生长有五十多年了。那时一家人刚搬到新房，房前屋边还是空荡荡的。父亲的心里痒痒的：在这里种点什么呢？一次外出，父亲偶然发现几株野生的粽箬，便挖回家里种下了。

粽箬的生命力十分顽强，只要有一方水土，就不挑肥拣瘦，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。那片片粽箬迎风招展，泛着绿光，被太阳光线一照射，密密的粽箬丛中透出闪烁而耀眼的光亮来。而当夏日的微风吹过，粽箬会发出一阵阵沙沙声，如同弹奏给夏日的乐曲。

前两天和老父亲聊起粽箬，他才告诉我这些拔粽箬的细节。拔了这么多年的粽箬，我还是第一回知道其中的

烟花朵朵

张 楠

气。李暉被花炮从业者奉为“祖师爷”。如今，每逢农历四月十八，浏阳及邻县花炮从业者都会大摆筵席，宴请工厂员工和亲朋好友，庆祝“祖师爷”生日。

我们要庆祝的何止这些呢？1995年，浏阳被国家授予“中国烟花之乡”称号，之后又多次在国际烟花赛事中夺魁。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、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，在那惊艳世人的一场场烟花表演中，更有浏阳烟花的绚丽身姿。

徜徉在这座烟花之城，花炮生产公司、设计公司、原辅料店铺，时时映入眼帘。有时还会碰到花炮产品展销会，各种智能机械、安全器具、环保产品让人目不暇接。打开微信，专业拍摄的烟花视频，看烟花的喜悦之情，常常刷屏。回到家里，枕边还有一位安全工程师，每天早出晚归，不是埋头查阅资料，就是奔忙在花炮厂房，与同事们一起守护花炮生产的安全。更别提浏阳的花炮广场、花炮大道、花炮浮雕、花炮文化博物馆，从长沙黄花机场乘车入浏阳，一路行一路看，恍若进入了烟花的世界，诗意、浪漫在心头油然而生。

年幼时难得一睹的烟花，如今已成为生活中常见的风景。近年春节，小城的浏阳河沿岸从小年到元宵，天天都是火树银花、热闹非凡。每一次与烟花相遇，都让人觉得盛世花开、岁月美好。

烟花之美，在于一瞬。置身烟花之城，细品人生，更觉每天都应好好珍惜。

道理。打开种粽箬的话匣子，父亲的兴致高起来，始终掩饰不住内心的骄傲。一测，为他当年种下这片粽箬的决断。这片林子几十年来解决了一大家子人包粽吃粽的自用粽箬问题。二测，为他的这片粽箬种得早、种得好，一直没有衰败过。

这么多的粽箬，我们一家人是用不完的。父亲又舍不得砍掉，闲来无事时还会去粽箬林里转转，像是去探望一位老朋友。近几年，粽箬市场需求加大，有人上门收购。父亲想干脆就拔下来卖了吧。拔粽箬的季节正值炎炎夏日，父亲早早起床，趁暑气尚弱，在粽箬地里忙碌起来。拔粽箬的活儿虽然不耗体力，但站得久，腿脚还是会发酸。我知道父亲的脾气，他干起活来往往不闻三餐、不知疲倦。我打电话劝他要注意身体，干活时间不要太长。“好的，知道的，我知道的。”电话那头，他答应得很好，实际上手还没有停下来。

我问父亲，我们家的粽箬“买卖”能赚多少？他笑着给我算了一笔账，这两年每年都有千把元进账。虽然这点钱数目不大，但在父亲看来，这是他五十多年劳作的回报。或许，老人家还有一层涵义，就是要让子孙知道，他还会尽力所能，创造自身的价值。一个人活着，不能没有一点价值。而价值，就远不只是“价格”了。

的确，有些东西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。就像门前的粽箬林，陪伴着父母，奉献着绿叶。这份“粽”情无价，历久弥深。